

喋血井冈山

——毛泽东的崛起

余伯流 陈钢 著



西江月

井冈山

山下旌旗

在望

山头

杜鹃

主编 余伯流 陈钢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

井冈山

I 25
209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之四

喋血井冈山

——毛泽东的崛起

余伯流 陈 钢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13934273

(京)新登字 099 号

责任编辑:车彦

封面设计:赵迎曦

喋血井冈山

——毛泽东的崛起

余伯流 陈钢 著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2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76—316—1/Z·031

定价:8.10 元

85634

我心中的话

(代序)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成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乘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宸寰离我而去,不禁凄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亲自操心,督促我

又成了家。文革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曾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广东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通力合作编写出版了这套《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

写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1992年8月30日

目 录

我心中的话(代序)	刘思齐
第一章 引兵井冈	(1)
1. “我要上山与绿林交朋友”	(1)
2. 就任前委书记	(5)
3. 秋收霹雳	(8)
4. 文家市退兵	(13)
5. 芦溪折将	(16)
6. 三湾改编	(21)
7. 古城决策	(26)
8. 大苍“鸿门宴”	(31)
9. 茅坪“安家”	(35)
第二章 创业奠基	(40)
10. 分兵游击	(40)
11. 会见王佐	(44)
12. 进驻茨坪	(48)

13. 象山庵聚会	(52)
14. 步云山练兵	(57)
15. 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	(60)
16. 创办军官教导队	(64)
17. 严惩叛徒	(68)
18. 攻占遂川	(72)
19. 沸腾的红军被服厂	(76)
20. 草林圩的复活	(80)
21. 改造王佐部队	(84)
22. 活捉张开阳	(89)
23.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93)
24. “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97)
25.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101)
26. “只能当师长啦!”	(105)
27. 中村授课	(109)
28. 边界三月失败	(113)
第三章 雄踞罗霄	(116)
29. 掩护朱德、陈毅余部	(116)
30. “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肖克!”	(120)
31. 朱毛相聚	(122)
32. 井冈山会师	(126)
33. 首战五斗江	(131)
34. 大力经营永新	(135)

35. 草市扭歼敌	(139)
36.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143)
37. 真挚的爱情	(147)
38. 鱼水之情	(153)
39. 自己造“花边”	(157)
40. 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161)
41. 莲花一片红	(165)
42. 打败江西两只“羊”	(169)
43. 军械处里炉火红	(174)
44. 繁荣的大陇圩场	(177)
第四章 八月喋血	(181)
45. “钦差大臣”来了	(181)
46. 联席会上的抗争	(184)
47. 上书陈言	(188)
48. 红军大队下湘南	(192)
49. 虎落平阳	(198)
50. 永新困敌	(202)
51. 出迎红军大队	(206)
52. 唐家大屋之夜	(210)
53. 折了王尔琢	(214)
54. 黄洋界上“空山计”	(219)
55. 三战三捷回宁冈	(225)
56. 九月“洗党”	(229)

57.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34)
58. 建设军事根据地	(238)
59. 重组前委	(242)
60. 冬季整训	(246)
第五章 下山破围.....	(250)
61. 彭德怀和红五军上山	(250)
62. 新城会师	(254)
63. “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	(259)
64. 湘赣敌军又“会剿”了	(263)
65. “围魏救赵”	(267)
66. “没有理由杀袁、王嘛!”	(272)
67. 红四军出击赣南	(276)
68. 井冈山失守	(280)
69. 此是“东井冈”	(285)
70. 瑞金会合	(290)
71. 陂头布新局	(295)
72. 袁、王之死.....	(299)
73. 边界红旗不倒	(305)
第六章 重上井冈.....	(309)
74. 夜宿茶陵	(309)
75. 八角楼一瞥	(313)
76. “这就是黄洋界!”.....	(319)
77. 下榻茨坪	(322)

78. 黄昏漫步	(326)
79. 115号房的忆语	(329)
80. “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333)
81. “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井冈山!”	(337)
82. 别了,井冈山!	(340)
后 记	(346)

第一章 引兵井冈

1. “我要上山与绿林交朋友”

大江苍茫，阴霾满天。

武汉三镇素以“火炉”著称。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分共”以后，刀光剑影伴随着腥风血雨，阵阵热浪使人们在酷暑的窒息中简直透不过气来。

8月7日这一天，在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公寓里，聚集着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彭公达、王一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21人都在这里紧急聚会，商研对付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贺昌、张国焘等中央委员已先行到南昌组织八一起义去了，未能参加会议。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且他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

八七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在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阐述了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后，毛泽东首先发言。他，经过“马日事

变”后血与火的熏陶，显得越发刚毅、精瘦。外面烈日炎炎，会场赤潮澎湃。在凝重、闷热的气氛中，毛泽东慷慨陈词，说道：

“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毛泽东这番话，实际上是暗指陈独秀、张国焘过去把国民党看作是人家的，不懂得应让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进而争取国民党领导权的错误，但是他没有点陈独秀等人的名。他接着说道：

“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我的意见向他们说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以敬佩、感激的眼光望着瞿秋白，瞿秋白会意地点了点头。那是3月间毛泽东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考察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登载了《考察报告》的前半部分，即被陈独秀、彭述之扣压未登完。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极为重视，即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在我党主办的长江书局出版面世，并为此书写了序言，热情洋溢地推荐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紧接着，毛泽东就时下最紧迫的军事问题，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

“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说完后，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频频点头称是。瞿秋白更是投以十分信赖、赞许的眼光。作为党的领袖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是非常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在党的中央委员中，毛泽东是非凡的。听说毛泽东6月间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就鼓动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自卫武装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屠杀时，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却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讨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时，再次提出：农民自卫军在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和分散秘密训练“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瞿秋白深深地知道“上山”、“弄枪杆子”的观念，在毛泽东的心海中是占有很大的份量的，他从深度近视眼镜底下瞥了毛泽东一眼，脸上若有所思的掠过一丝笑容。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都相继发了言，然后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会议最后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时，蔡和森、李维汉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组织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最后表决结果，毛泽东和周恩来、邓中夏、张太雷、李立三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瞿秋白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夏曦等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毛泽东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瞿秋白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想找一得力助手分担一些工作。他慧眼独具，认准了毛泽东是个很有胆识、很有见地的优秀人才，打算会后找毛泽东谈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因肩负新的中央政治局委派他和彭公达赴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使命，亦欲向瞿秋白辞行。

不几日，瞿秋白会见了毛泽东。瞿秋白让坐倒茶后，满含深情的凝视着毛泽东，诚挚的说道：

“润之，有件事我考虑好几天了，想跟你商量一下。如今形势严峻，任务维艰，中央的大政方针虽已确定，但人手很缺，这你是知道的。我看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吧！湖南方面的事情就让公达去完成。……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时，毛泽东面呈为难之色。论交情，他和秋白相谊甚厚，是难以回绝的；论公理，秋白是他的顶头上司，应该听从领导的旨意。但毛泽东历来是个有主见、有心计的人。他很感激秋白的伯乐知遇之恩，但这时他的脑海里已浮现出“秋暴”、“上山”的蓝图，他要上山下乡大干一番事业！他沉吟片刻，淡然一笑，坦直地说道：

“秋白，你的盛情我心领了。眼下，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啊。中央不是作了决定，要我急赴湖南组织秋暴吗？……说实话，

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秋白哑然了。他知道毛泽东的“上山”想法由来已久，他理解毛泽东的心志、抱负和气度，还能说些什么呢？

瞿秋白没有抱怨毛泽东不领情。他仿佛看见，苍茫的大山，粗犷的汉子；在红旗和大刀下，毛泽东被拥戴为“革命的山大王”……

“好吧，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润之，你就好自为之吧。请珍重！”秋白说罢，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的双手。毛泽东动情地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2. 就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辞别瞿秋白，行色匆匆，直奔长沙。过江时，苏东坡的《念奴娇》顿时涌上心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毛泽东这时已逾“而立”之年。他年青时就喜爱“惊涛拍岸”、“中流击水”，而今正是“雄姿英发”、“风华正茂”之时。他无心观赏长江两岸的景色，心里盘算着如何在湖南组织秋暴，一展宏图。

为组织秋暴作些准备，毛泽东决计到长沙县清水乡村走一趟，一来调查土地问题，以早日拟制土地纲领，二则探望一下爱妻杨开慧。

清水乡板仓，是开慧的家乡。这是个风光秀丽的山冲，与平江、湘阴两县交界，四周青松密茂，翠竹丛生。在板仓的山坡上眺望，可以看见高耸的影珠山和飘峰山遥遥相对，一条从长沙通往岳阳的古棧道，弯弯曲曲地绕过山脚。

杨开慧见毛泽东风尘仆仆，远道而来，心里着实高兴，嘴里却说：

“润之，你回来了，也不捎个信！”

“我是忙中偷闲啊！赶回来看看，还有调查任务呢！”毛泽东答

道。

是的，在这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杨开慧虽不能伴随毛泽东到处奔波，但她的心是与毛泽东息息相通的。“马日事变”后，他们还在汉口租界居住，8月初，开慧才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板仓。当她得知毛泽东来板仓的任务后，很快就找来了钟庆生等五位农民和一位教师座谈。

毛泽东很满意爱妻的工作效率。随即与钟庆生等人交谈开了，就有关土地问题一一询问，并记录在笔记本上。那位教书先生从未见过毛泽东，知道他器宇不凡，又如此谦和，便好奇地问道：

“请问今后行踪，作何打算？”

毛泽东幽默地答道：

“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根据板仓乡亲们的调查情况，毛泽东很快形成了对秋暴中土地问题的基本看法。

8月18日，毛泽东赶赴长沙北郊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共湖南新省委（彭公达为书记）会议，讨论制定秋暴计划。

在讨论计划的过程中，新省委的头头们各抒己见，有些不同主张。

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易礼容主张只没收大地主而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夏明翰主张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毛泽东发表意见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还要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贺尔康、毛福轩等多数同志的赞同。

在暴动后的政权问题上，夏明翰认为农民只是“做暴动的附和者”，他们只是希望一个好政府，或军事力量来帮助，“很少自己想建立政府”。毛泽东则认为：

“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在暴动的区域问题上，仅彭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毛泽东力主缩小暴动范围，主张以长沙为中心，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同时暴动。这个湘中片的暴动，“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

新省委沈家大屋讨论的结果，最终统一在以毛泽东为主的正确意见上来了。

为了更好地领导秋收暴动，8月30日，省委决定组织两套领导班子：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同时，具体规定了暴动的时间，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并且确定了暴动后要做的各项工作，拟定了暴动口号。

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大任在身，旋即从长沙出发，乘火车抵达白水车站，同杨开慧会面，告妻别子。毛泽东久久地凝望着清瘦、俊秀的妻子，深情地说：

“开慧，我们就要分手了，我要去组织秋暴了。……我看，你还是带着孩子回板仓避避吧！”

开慧没有吭声，默默地点了点头。她无所畏惧，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妻子，从结婚那天起，她就把自己置之度外，一切听从革命的安排，与毛泽东同呼吸、共命运了。